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二

門壻歸有光校正

講義

計十八條代桂文襄公作

發明心箴

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也久矣

陛下始孳孳講求理學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大慶敢
提剴要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
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
隙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
幾希此只爲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

體皆守位稟命豈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主宰件件皆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繁悉莫若只道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不定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

只要常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臣又聞之古人恭曰篤恭敬曰篤敬沉潛蘊畜全在內裏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則厚而有力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願

陛下體而行之臣他日更提四箴之要與此互相發明御製十六字箴

卓爾之見一貫之唯希聖君子勗哉勿僞

。進顏曾二章講義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

學聖人第一先要立志顏子纔學便要做聖人想像聖道甚易做來做去始覺其難仰之彌高進得一級又有一級鑽之彌堅透得一層又有一層瞻之在前功夫慢些又趕不上忽焉在後功夫緊些又反失之顏子真要做到聖人故見其不可及而汲汲以求之也臣願

陛下立志斷斷要學古先聖王念茲在茲真箇去做覺得這事也不及古先聖王那事也不及古先聖王如此方有進處便是顏子仰鑽瞻忽時也若空在

言語文字上求不見得聖王難及處却是虛驕意氣不得謂之志矣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志既定第二便要求作聖親切功夫顏子初用功未免高遠夫子教以博文約禮就日用平實處用功臣願

陛下立志如天之高循序用功如地之實只守夫子之教纔得用功不差

博文是要開明此心若徒尋章摘句未免支離破碎反自窒塞聰明講官解說數行啓沃亦少願

陸下親讀聖人之經將緊要處就自己身上體貼玩味
務要依他踐行暇時觀史惟於治亂興亡大處畱
意不宜多記損心有得有疑面召輔臣講官從容
顧問大臣有事常親召對必令稱古先聖王所行
爲今準則特勅公卿舉海內賢者於朝

陸下與之相親講明聖學久之胸中豁然大明矣
約禮是要防制此心

陸下崇高極矣富貴極矣可欲滿前此心易得自肆臣

願

陸下以禮制心恭敬搏節退讓而毋敢或驕視聽言動

都就規矩準繩上行凡飲食衣服器用之類與夫
摯御之人都立有品節限制少有過差大臣匡拂
言官抹正不憚速改初雖矯揉久漸純熟矣周禮
天官一篇最是周公格王精義後世人主私意不
便皆莫能行天將有待

陸下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
也已

作聖功夫第一怕差既不差第二又怕間斷顏子
深悅聖道盡心力而求之自不容於間斷昔時想

像聖人道理無處捉摸今分明確實昭昭就在眼前而無可容力只待涵養純熟自到聖人地位而道理在我矣夫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臣願

陛下優柔厭飫以禮義養心篤信之深必能篤好篤好之深必能篤行功夫常接續而不間斷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曾子事事要學聖人見得聖人事事俱好不知都從心上發來夫子恐其功夫太繁因示以總要處吾心渾然一理是箇統宗會元日用萬事都只從

此流出譬如千枝萬葉總是根上一箇生氣貫通曾子平日篤實用功言入於耳即悟於心不覺其應諸口也若使素無積累功夫雖聞夫子至言亦只作一場話說而已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門人見聖人有許多道理今却說一以貫之疑而不信曾子因門人未曾用功不可語以上達道理因舉下學功夫以告之蓋忠恕是一貫下學的功夫一貫是忠恕上達的道理元無二致聖人之心

天理流行學者之心不免被人欲隔住必須一箇
懇篤實心逐事上推去私意間隔使道理常得流
通一箇忠做出千萬箇恕來及到純熟便是一以
貫之也臣惟乾坤之道易簡而已矣夫子一以貫
之乃乾坤易簡之理曾子忠恕便是易簡功夫
陛下一日萬幾若只於零碎上用功而不知有總會
的道理殆不勝其難且繁而與造化聖人不相似矣

臣願

陛下常存一箇實心推之千般萬般政事都要以公滅
私且如愛已則切愛人則緩此是私意間隔必須
推那愛已的心去愛他人必不肯拂百姓以從已
之欲矣責人則明責已則昏此是私意間隔必須
反那責人的心來責自己必能有言逆於汝心而
求諸道矣此乃聖門仁術也

總論

臣惟孔子萬世帝王宗師顏曾二子親學聖人而
得其宗者也其功夫皆同曰誠而已矣

陛下所謂勗哉勿偽可謂深契顏曾之心夫於穆不已
天也至誠無妄聖也誠信不欺賢也故曰賢希聖
聖希天若何謂之無偽但求實踐不務空言其必

爲善如渴思飲如饑思食其必不爲惡如寒畏水如熱畏湯此之謂無僞口說身不行昭昭則信節其爲善惟恐人不知冥冥則惰行其爲不善惟恐人知如金淆鐵如粟雜秕此之謂有僞

陛下中心不欺君德脩矣更須鑒別群臣辨其孰誠孰僞以此而示好惡以此而定取舍則臣德亦脩矣伊尹所謂咸有一德也夫百官亦衆矣

陛下豈能人人而察之宜法乾坤易簡之理首鑒別三四輔臣又與輔臣鑒別六七大臣使大臣各鑒別其僚屬責以訪求海內人才引進忠良拔去邪佞故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今君臣勢隔情不相通

陛下亦何由鑒別宜體天地交泰之道尊禮輔臣置諸左右朝夕納誨宣召大臣訪以政事夫召見猶有時請復

祖宗舊制特許大臣有事請見詣左順門報名召入便殿從容面相可否則大臣進見無時彌得相親矣次及侍從臺諫外暨監司郡守或不時召問或傳諭咨訪不惟可察群臣忠邪

陛下亦得以周知天下之故矣臣又恐

天威嚴重群臣一時震怖失容有懷莫吐伏願
陛下假以溫顏略去形迹使人人皆得自盡此我
太祖所謂君臣同遊堯舜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之道也
臣愚惓惓發明皆古帝王聖賢心法伏惟
聖明採納見諸躬行天下幸甚

皇極講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洛書九數五居中央參天兩地而成五數之統會
也在天下則王居中央在一身則心居中央故禹

陳九疇配以皇極道之統會也皇建其有極者天
下惟君最尊惟道理最大君不能盡這道理天下
何所宗名雖至尊實與凡庶何異故周公曰其惟
王位在德元必須君心略無偏邪行出來的事事
盡善大中至正更無以加與天下做箇樣子易所
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論語所謂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也五福一曰壽二
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天道所
以佑善也人君所行不善天弗降福於其身豈能
福及天下皇極之君克享天心一身全備五福又

推以福天下之民體天行道善則以福錫之勸民
爲善惟時厥庶民都趨向這道理又與君保守這
道理皇極之君德尊位隆又有福善大權故能鼓
舞天下無一人不爲善則亦無一人不受福詩所
謂群黎百姓徧爲爾德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也

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庶民在下無位者人在上有位者滯朋比德皆所
謂私意偏見道本天下公理人惟各有私心相與
阿其所好結成朋黨自昔人君深惡朋黨而欲去

之忿疾愈甚交結愈深雖震以雷霆之威而不能
去今能使庶民無有滯朋群臣無有比德朋黨不
待禁而自消惟在人君建立大中至正之道有以
深服人心易所謂渙其群禮所謂一道德而同風
俗也君心若有偏邪身先自陷於黨邪人迎合附
和真爲朋黨者不能覺悟反猜疑正人以爲朋黨
天下之禍從此始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
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皇極之君以盛德居尊位人仰之如天之不可階而升必須廣大包容俯而就之如天之下覆萬物方能委曲成就人才庶民之中有猷有爲有守此乃中人以上之資人君固當常念在心不合於極亦不陷於咎此中人之資人君亦當受之而不可棄諸度外棄則流於惡矣人才造就得成見於貌而有安和之色發於言而有好德之誠人君那時錫之以福則是人歸於皇極甚速矣

無虐衆獨而畏高明

衆獨庶民之至微者未必無一長可取不可慢易

凌忽之使其有言不能自達情不得伸伊尹所謂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也高明大臣之有才望者亦安能每事盡善不可嚴憚顧忌而不戒之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人君之心當平如秤不得偏有輕重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國家所賴惟在賢才群臣之中有能有爲者其才固可用矣人君更須鼓舞作興使進其行則才德

兼全必能保我子孫黎民國家自然隆盛若有才
而無德心術不良用之多生事喜功反敗壞國家
元氣矣人君代天養民凡厥治事之臣皆代君養
民必須厚養以祿保全其廉耻節義之心方可責
其爲善若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饑
寒切身如詩所謂室人交徧摧我則惟賢者爲能
至死不變中人而下必將喪其所守而陷於罪戾
矣士風旣壞嗜利無耻不復知德之可好於此輩
無好德之人而錫之以福使其在位則必貽禍於
民是乃人君自用咎惡之人不得辭其過矣人君

不能體恤愛養群臣其流弊必至於此故易曰聖
人養賢以及萬民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皇極之君以身帥天下又敷布其言以風動天下
之民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有意而爲之
不能循其自然之理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
正也是皆生於人之私心王義王道王路皇極所
當行也蕩蕩平平正直皇極之體也是乃所謂天

下公理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公私不容並立故反
覆歎咏人當去其私心一遵乎皇極當行之道私
心既去則皇極公平廣大之體本來如是人固有
之會其有極者收攝天下之人於極也歸其有極
者盡納天下之人於極也至是則天下之人皆在
道理中矣敷言如詩之體言有盡而意無窮悉從
聖人廣大胸襟流出故其感人也深後世人主無
能觸發人心之天機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敷言在昔先王所傳箕子述之又更端贊說皇極
之敷言是乃蒸民常理是乃垂世大訓非君之訓
乃上帝之訓也蓋道理本出乎天人君之心純是
道理與天同德口裏說出話來便是代天說話可
見人君一身終日是代上帝作事口代天言手代
天工賞是天命罰是天討敢有一毫私意於其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庶民於君聖凡雖極懸絕道理本同皇極之君其
德光被天下庶民因極之敷言是訓常誦於口是

行常踐於身亦得明其明德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故皆感戴君父成就之大恩不覺贊歎極其尊親之辭親之則曰父母尊之則曰天下王王也者言爲天下所歸往也大抵皇極之建不建君心有天理人欲也皇極之行不行世道有君子小人也此是總要處不必於煩碎上用功只要就此辨別得明執持得定常存天理爲主隨事克去人欲之私使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天下太平矣自古皇極之君惟有堯舜禹湯文武人生其時幸而得爲皇極之民下此雖英雄如漢高祖唐太宗宋太祖皆

自不免慙德豈能表正萬邦今

上天錫聰明尊爲天子更願德爲聖人布昭大中至正之道宇宙俱在吾

皇太和元氣中上下並受其福率土之民何幸躬逢其
盛

御札

朕聞講以洪範第七疇之二段曰驛曰克者蔡傳以驛爲金兆克爲土兆似有未安旣心有疑須問於博學高見卿其爲朕詳明指說來聞

仰惟

皇上因講官說經未安問及微臣臣不覺手舞足蹈自慶於心曰

上真可以爲堯舜矣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易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

皇上每讀經史有得有疑輒賜宣問則何堯舜之不可及也請因

聖問所及而陳之夫義理有當汲汲講求者有當闕疑而不必講者蓋講求義理正欲實踐履於身而見諸行事故當汲汲乃若文義有不可通者則當闕

之而不必解若穿鑿牽彊則反汨亂吾心之虛明有害於聖學矣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古人卜龜之法今已失傳但以大義推之先王每事盡合造化夫造化之所以爲造化者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筮法貞悔既屬陰陽則卜法兩霽蒙驛克分屬五行可知周禮經卦皆八其別則六十有四悉從陰陽變化出來經兆皆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悉從五行變化出來但不知五行如何分屬漢儒去古未遠尚不敢質言註疏但言今之用龜橫者爲土立者爲木

斜向徑者爲金背向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與此五者同異何如後儒柰何必欲穿鑿牽彊立說今但當闕於所不知

皇上所當知者先王終日對越在天奉順天道人事既盡遇有所疑又以下筮質諸鬼神若親聽命於天慎重如是此則不可不知者也仰惟

皇上聖質超越古今正宜廓大胸襟講求聖王心學之要開天聰明不宜屑屑於文義間鑿破混沌臣竊見講官所說多滯於小小浮泛文義而於帝王全體大用之實罕有發明自昔輔臣專用此術蒙蔽

莫肯求賢今幸天啓

聖心超然默契千載不傳之學但一己之聰明有限天下之義理無窮伏願

皇上益務謙虛不自滿假二三輔臣尤宜開導所不及不可徒爲稱美之言無益聖德而反阻聖學之進上臣事君以人特勅在京三品以上官并科道官各先舉學問淵源操履篤實堪以講明帝王心學者疏一二姓名上聞不稱則連坐舉主以後容其陸續訪求事下吏部看果得人則請會內閣輔臣推擇置之講筵輪備顧問

皇上與之從容講究每論經義必問以今當如何行或訪時政必問以此事與古合否賢才日侍左右啓沃必多

聖心洞開得以博通天下義理而施諸政事之間其視局局於數臣中解說數行文義者相去萬萬矣此乃今日作聖第一急務臣愚不勝惓惓

。冬至進易卦月令講義

臣惟

聖心澹然無欲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爲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爲復皆從靜中生出動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未動先王法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

禮記曰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

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
陰陽之所定

日短至者冬至夜六十刻晝四十刻爲極短自此
乃漸長也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
出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
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
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觸冒醫經所謂君
子固密不傷於寒也身欲寧者醫經所謂無擾乎
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也禁嗜
欲者醫經所謂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故君子遠絕

欲事也安形性者內靜其心外靜其身內外交相
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
勞民動衆也待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
不得阻也

臣惟天地生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氣融融生意
盎然獨盛嘗體驗之分明吾人仁底意思也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
幬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
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全體
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之久生意充周雖陰崖

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莫先乎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思慮沈潛蘊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一婦不在吾

皇春風和氣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

臣敢稽首以獻

孟子講義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

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心學淵微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的道理又教人以察識擴充功夫凡有四端在我者本與聖人同其不能作聖者只因不能察識雖有發見連自家也不知隨發隨蔽若能察識知得這是善端就這一念推而廣之便可充滿全體人人可以作聖也正如火之始然雖未燎原已有燎原之勢泉之始達雖未赴海已有赴海之勢但要常接續他故苟能用力充之則吾心道理通達流行四海

亦無難保苟不能用力克之則吾心道理窒塞阻礙雖父母亦不能事矣臣惟孟子學已到聖人處全在察識擴充上用功三代以下徃徃做不到聖人者只因將這道理祇在紙上講求不在心上體驗弗能察識既被人欲遮蔽弗能擴充又被人欲攔阻如何濟得天下蒼生今四海困窮極矣天生皇上以救斯民也臣願皇上勿牽滯於文義將聖賢說的就見諸行通學問政事而爲一先王惻隱之心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功德覆冒萬世

皇上一念親親昔者蔽於群議鬱遏幾數年未能擴是心也既而一旦開悟遂定萬世綱常能擴是心也事事若此則四海何難保哉願因親親之心推之以仁民今天下小民困於賦役窮亦甚矣而大臣多務因循小臣專事承奉莫肯爲

皇上實心愛民者况生民之膏血日削而國家之用度日增

皇上雖有愛民之心事事阻礙民亦不被其澤必須擴充仁心以行仁政痛節用度廣求賢才俾天下得大甦息乃可以望太平也先王羞惡之心匪以爲

名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若撻於市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彼爲人臣尚爾况

皇上爲人君者哉其發憤當如何也先王辭讓之心德盛而益恭位尊而愈謙願我

皇上從不敢自足之心而擴之虛懷以納諫好問而不自用舍已從人群臣有稱美者明示以謙抑至情使進忠直讜言以匡不逮先王是非之心昭若日月願我

皇上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常於正大處推廣而毋察細

微常在道理上推廣而毋任術數凡用一人必先辯其入之心術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凡行一政必先究其事之利弊利則興之弊則除之慎重而勿輕改延訪群臣使之直言

聖躬過失朝政闕遺生民休戚咸得上聞覽觀前代治亂興亡以考今日所行之得失久之

聖心豁然大明矣臣惟孟子之學堯舜以來相傳之學也仰惟

皇上卓然有堯舜之資而群臣多章句書生莫能以堯舜之學啓沃

皇上臣愚不勝惓惓敬誦所聞以獻

大學講義

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
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

君之職惟論一相而已若得一箇好輔相大臣則
群臣箇箇都好那大臣須是斷斷誠慤務實而不
務名始終表裏如一別無技能材幹可見此正是
他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處蓋論大臣與論群臣不

同群臣須要有才可用大臣只要善用人不須自
家有才也其心休休者藹然易直慈良如青天白
日可見如春風和氣可親也其如有容者度量汪
汪恩怨俱忘小大並蓄能容受得許多也見人之
有才能就如自己有的的一般未嘗嫌人之長形已
之短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
著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
下之才德如此人君求得這等人而信用之則能
保其子孫世世爲君黎民百姓箇箇安樂其利無
窮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由他好賢樂善薦

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人都來輔佐朝廷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故能致天下太平也此是三代以上人君爲治第一件大事故孔子筆之於書曾子又引來以釋大學平天下之義真萬世之法也仰惟皇上英哲天縱卓然三代以上之君而治弗能及三代以上者患在有君無臣耳必須求三代以上這等的大臣使之引薦今日海內賢者聚於

朝廷相與講明三代以上之學而施諸政事則三代以上之治可坐而復也人才甚難何由知其可比三代以上輔佐臣有一譬喻國之有妬臣如家之有

妬婦千方百計只是要獨專其寵阻絕勝已者使不得近前耳臣願

皇上親命大臣各舉其所知若能薦勝已者此休休有容之臣也勝已者不薦惟薦其不若已者此媚嫉之人也一忠一邪自難逃

聖鑒之下矣

論語講義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人臣事君凡有三樣人君皆不可不知一樣是忠

正之人其善易知也一樣是奸邪之人其惡亦易知也惟有一樣庸鄙之人雖無才德可觀亦無過惡可舉却能蠹害天下國家故孔子特指出此樣人來以戒萬世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是設爲疑辭教人儆省以見此樣人甚不可與他同心協力輔佐朝廷也只因這樣人識趣卑陋惟一身富貴權利是圖方其未得之先躁急心熱奔競干求惟患不能得之固不肯爲天下國家謀及其既得之後世味深入於心耽戀不忍舍去惟患其或失之又豈肯爲天下國家謀哉人而至於苟患失之則

朝夕爲躑位固寵之計其初不過避嫌顧望緘默取容又恐其保不得則又窺測上意以事逢迎阿徇時好以立聲譽又恐其保不得則又嫉賢妬能以杜人之進市恩張威以攬君之權舊時喪不盡之良心至此壞盡到得利害切身則雖弑父與君亦將無所不至矣孔子此言明白正大可爲萬世切戒而自古及今庸人常據高位竊重祿者蓋因此樣人多能謹畏自守而以和柔悅人故人君不覺而信用之也然則如之何曰人君正心以照臨百官不取其順從而取其能匡弼不取其循默而

取其能敢言不取其尚同而取其能特立則正人日進庸人日退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時俗但知有才望的便是大臣故舉仲由冉求爲問孔子抑之以大臣甚難稱也所謂大臣者必其以平日所學之道開悟君心輔養君德君所行合於道邪則將順之君所行弗合於道邪則匡救之惟以堯舜責難於君而弗肯曲學阿世凡世俗所

謂功利所謂權術皆弗敢陳於吾君之前吾道得行天下之福也君不我聽吾道不得行則當奉身而退以全吾出處之義雖祿以萬鍾弗顧也此即禮記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始終一出於道蓋古之大臣類如此不惟可爲萬世大臣事君之法亦可爲萬世人君觀大臣之法皇上欲求大臣更不必問其才但察其孰能以道自重而輕富貴孰能格君心之非孰能引君於當道則自默識之矣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人臣事君的道理孔子告以勿欺也而犯之勿欺是要盡吾誠心犯之是要行吾直道誠心直道此萬世人臣事君之法亦萬世人君取臣之法

皇上欲鑒別群臣必取其忠信不欺者臣而欺君罪莫大焉然欺亦有差等一曰大奸包藏凶惡變亂是非熒惑主聽此欺僞也二曰積弊苟且成風相率爲文具莫肯務實此欺慢也三曰過悞心本無邪而謀國或未審薦人或未察因而敗事者是亦不免於欺妄也然欲臣之不欺其機亦在上而已

皇上推誠任賢則群臣自不忍欺矣講學明理則群臣自不能欺矣公聽並觀則群臣自不敢欺矣歷代人君深惡人臣之欺而莫能禁者其弊有三一曰壅蔽上情不能下宣下情莫能上達故欺蔽易生也二曰猜疑上以術防下下亦以術待上故欺蔽愈多也三曰苛察小事欲致詳大事反多廢故欺蔽益甚也人君其尊如天其威如雷霆人臣有犯顏敢諫者皆效忠於君忘身殉國者也人君宜大開言路以招來之言而當則嘉納以獎其善言或不當亦優容以宥其狂庶幾君身有過失朝政有

闕遺人人皆欲盡言於上矣古語曰興王賞諫臣
又曰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非萬世之法鑒哉

列女傳講義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
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
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
正才過人矣

列女傳者漢儒劉向采輯上古賢聖婦人事蹟作
爲傳記以教後世此章是說胎教之道言古者正
見後世之不然妊子懷胎也寢必以正不斜其身

坐必以正不偏其身立必以正不偏任一足正味
乃食不正之味不食後世好用炙燂之物尤爲有
害割肉不方正不食設席不端正不坐小者如此
大者可知目不視不正之色耳不聽不正之聲晝
時所接皆正到那夜靜之時又令瞽目婦人審於
音者諷誦古詩道說古昔正事古人胎教無一不
出於正如此故其生出子來形容端正才德自不
凡矣蓋子在胞胎時精氣神未定與母氣相流通
母感於善則善母感於惡則惡此自然之理也臣
惟胎教之法曠千載而不傳矣猗歟

聖母誕育我

皇暗合古人胎教以故

聖德夙成今萬國臣民咸賴我

皇早生聖嗣爲天下本臣愚惓惓伏願

皇上以古者胎教之法親誨後宮懷孕在身常正了此
心不得起一妄念事事依著正道而行更助以雅
樂胚胎未生時聖質已具此萬世無疆之休也臣
誠不勝欣願之至

內則講義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

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

內則禮記篇名內治之法則此章是說蒙養之道
凡國君初生子時選擇諸嬪御中與凡可任其事
者寬量大能容也裕性緩不迫也慈仁而愛人也
惠有恩及物也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重也敬
者主一無適之謂慎小心謹畏也寡言靜默也此
婦人之全德蓋得坤道之純者必求此等婦人使
爲子師蓋赤子初生時純一無僞雖未能言然形
既生矣神發知矣其知識亦漸漸開全在人保養
着他則能完其天真先王所以慎重之至那時便

爲之立師後世多忽略反引壞了他到得出就外
傳時不知已雜了多少人僞此古今一大限隔也
臣惟子未生在胞胎時譬則天地混沌子既生在
孩提時譬則天地開闢之初若胎教不至是鑿破
了混沌何以保全天地之純蒙養弗至是初開闢
時便壞了亦不復成造化矣小學首載此二條深
得先王正始精意臣惓惓悃誠惟欲爲

國家億萬年計故敢稽首獻此遠謨臣愚更望

皇上特勅太醫院檢錄妊婦飲食起居禁忌及安胎便
產方法豫曉後宮斯亦保合太和之一助也俟

皇嗣誕生臣更選集禮經先王蒙養之事詳悉以
聞

孟子講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

知者聰明過人其於天下事固能無所不知然若
要件件零碎去做將那不要緊的事混著要緊的
如理亂絲抽不得箇頭緒一齊亂了知者正不然
識得箇先後緩急之序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只
揀緊要的做仰惟

皇上一日二日萬幾

聖躬亦勞矣若不急所先務而徒日親朝政覽泛常之奏章日御經筵講瑣碎之文義雖勤何補今夫應天下萬事者此方寸也不執簡御煩而以煩治繁汨吾神明耗吾真元則方寸且弗能治矣臣瞻望天顏每覺

聖體清癯縷縷血誠惟願我

皇上急所先務凝精完神以固齊天之壽今日所當急者三一曰明實學謂將聖人切要言語實踐諸身而發揮於政事不可效書生尋章擿句及操筆爲

文辭也二曰識大體謂恭已南面以天下事分任百官而責其成效今未免君行臣職大臣行小臣之職也三曰接群臣謂親召見延訪不惟可以明習天下之事亦得周知人才也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固無一物不在吾所愛中然吾只一身天下有許多無緣箇箇親得須就許多人中急急求其賢者親之使爲我轉去親愛許多百姓那時纔得恩惠周流若只知愛人不知求賢教那箇不好的人去殘害百姓便與自家殘害他一般不得謂之仁矣仰惟

皇上至仁惻怛盎然天地生物之心而小民未被其澤者百官有司多非其人徃徃阻礙隔住也臣願皇上急親賢之爲務如何可以得賢一曰破去資格而開薦舉之門二曰深惡媚嫉而崇推讓之風特勅群臣人各舉其所知大臣各舉勝己自代宋儒程明道嘗上養賢劄子乃王道第一急務也臣敢稽首併錄其言以獻伏惟

聖明俯賜採納

論語講義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二句文義頗難曉蓋古今人言語不同請舉今人語以况因是依託他做主人家宗是尊敬他在門下蓋古之爲臣者與今之爲臣者不同古者人臣得親近君便思量何以報國惟有薦賢是一大事只管去廣詢博訪那踈遠之臣有好人來到京師觀國之光便去延訪接引他到家款待昔聞其名今又會面曉得他真箇是賢便薦拔他也得親近於君那引薦的終身出其門下同心報國不敢有負所舉近臣待士固當如此那遠臣却要自重他雖來延接我却不可輕徃苟非其人後必貽玷

必須擇其道德可親的纔依託他爲主他日便被
他薦引我亦可以終身出入其門而無愧蓋彼之
薦我爲公不爲私我之依他以道不以勢孟子所
謂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諺云門
內有君子門外君子至門內有小人門外小人至
甚切論也後世公卿大臣不務薦賢故亦不肯接
士士之恬退自重者皆耻往來其門惟有奔競之
徒趨走門下讒諂面諛不公薦於朝而私相汲引
此古今世道升降一大關係也伏願

皇上特勅公卿大臣各存至誠至公之心以薦賢報國
爲一大事凡大臣進退專視其所薦之多寡公私
則公卿大臣皆肯詢訪人才謙恭下士期爲國家
得賢矣

御札

連日風霾繼作朕心憂恐必有其由卿可爲朕言之無
隱

臣惟風霾者陰邪蔽遮太陽下土不得仰其照臨
象君心有所蒙蔽未解也似雲非雲弗能爲霖雨
以澤下土象人君有德惠阻而弗行也天氣高亢
而不下交地氣隔絕不得上達則變而爲風霾象

人君深居九重弗與群臣相接則壅蔽所由生也
皇上欲息風霾則今日至大至急者莫先於君臣相親
皇上親接群臣則爲天地交之泰和氣所以致祥也
皇上不親接群臣則爲天地不交之否乖氣所以致戾
也臣祗承

聖諭先述大義以對復發明聖人希天之學續當奏
聞

。天說 四條

一帝王之學終日對越在天以其迪知天命也今夫
人君郊見上帝其心肅恭曷敢萌一邪念以上帝

降臨之也及居深宮臨蒞臣則不免惰慢便是褻
天吁可畏也人皆以蒼蒼者爲天故相隔遠不知
吾心中有天日鑒在茲是故一念善邪則上帝用
休一念惡邪則上帝震怒不可欺也乃若好名以
爲善弗出於誠是未免以天爲可欺也詩云上帝
臨汝毋貳爾心書曰先王懋敬厥德克配上帝願
我

皇上請事斯語

一帝王之量必也與天同大無所不包乃克肖天纔
狹隘急迫便與天不相似如何而能與天同大亦

惟廓然太公胸中空洞無物事來順理以應事已
往則釋然不復畱滯於心譬如天體太虛時作雲
雨既散則太虛復如初矣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言與天同也若私有作好
私有作惡查滓宿畱胸中阻隔凝滯殆不勝其小
矣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願我
皇上如堯法天則帝德廣運如堯矣

一古之帝王恭己南面如天運於上而無爲惟擇人
以任衆職責其成而已我

皇上勞心焦思以憂萬姓而膏澤不下及民由未嘗擇
人所以委任責成之道未至也是故古者君逸臣
勞今者君勞臣逸願我

皇上執要御煩日召三四輔臣暨六七大臣面議政事
察其某也賢某也不賢賢則任而勿疑不賢則亟
去之更求賢者然後使分擇天下人材各舉其職
則天下之賢恢恢乎有餘裕矣帝王之治莫急於
求賢大臣事君莫大於薦賢報國

皇上面勅大臣各舉所知召而察之叅以臺諫之公議
審以輔弼之平章則賢才彬彬而出矣
一天道下濟而光明

皇上不接群臣則其人之賢不肖皆無由而知若親接群臣則可以辯別賢不肖諮訪既多亦得以明習天下之故矣伏願

皇上先親輔臣次大臣以次漸及群臣其親輔臣也每朝日講畢畱與論道面質所得所疑每日調旨進呈後召見面相可否不時召見或並召或獨召皆勿拘廷試後總召見大臣諭以有事許不時請見面議仍以時宣召如吏部問以若何用人戶部問以若何理財或獨召或與侍郎並召亦皆勿拘講官日輪一人以備顧問群臣之中大臣有薦其賢

者必召見訪以政事因察其人臺諫有大事亦得召見今日感召和氣鼓動人心莫急於此願我

皇上速爲施行

御札

朕每觀書見論祭義曰禘曰祫但不知其義何謂卿可指陳之使朕得聞其旨

伏承問及禘祫之旨臣愚何足以知仰惟

皇上聖孝達天德固已默契古聖人制禮之原復欲講求其名義此堯舜好問好察之盛心也臣敢稽古經傳異同擇其可徵者以對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匡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群廟之主不敢褻也臣惟太廟祭始祖子孫千百世不忘孝心固得伸矣但祭不及始祖而上則孝心伸有不盡故又推廣始祖孝心追禘其所自出其義至爲深遠人之祭祖考也聲容相接則其情易通今推而至於始祖所自出世代遼隔邈不相親自非仁孝誠敬到那極處何由感通然則如之何

願我

皇上常齋厥心致其精誠之極

。右論禘禮

春秋公羊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臣按禘有二有大禘有時禘天子七廟太祖百世不遷自太祖而下親盡則祧祧則不祭故時禘惟遷六廟之主於太廟至於大禘則凡已毀廟未毀廟之主咸在而合食焉蓋子孫之於遠祖恩雖無窮義則有止故親盡則不免祧然其恩終有不能

忘者故又制爲大禘之禮而後可以伸其孝心也
臣願

皇上常念

祖宗一脉相傳以至於今則報本追遠之誠自篤矣

右論禘禮

臣按禘禘之禮不明也久矣古者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周衰諸侯祫祭其祖僭擬王者禘禮行之是故禘禘之禮始混後人從而附會之曰禘者諦也審諦昭穆也蓋因誤以傳誤耳詩云禴祠蒸嘗此四時祭名也記禮者誤以禴爲禘後

之人推其說而不通則曰此夏殷禮也是又因誤而生誤矣衆言殺亂折諸聖臣嘗考訂周禮而著其說曰古者天子祭祀之禮有六一曰禘大祭也周禮所謂以肆獻裸享先王也禘莫重於裸孔子嘗嘆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二曰祫合祭也周禮所謂以饋食享先王也祫莫重於食故春秋傳曰升合食於太祖二者其禮極隆故謂之間祀三曰祠春祭也周禮所謂以祠春享先王也四曰禴夏祭也周禮所謂以禴夏享先王也五曰嘗秋祭也周禮所謂以嘗秋享先王也六曰蒸冬

祭也周禮所謂以蒸冬享先王也四者其禮少殺故謂之常祀四時惟春特祠各行禮於廟夏秋冬則合祀之故又謂之時禘

右總論祭禮

御札

朕聞卿禘禘之義論朕惟禘祭王者所重之祭我

聖祖之制何無此舉古之王天下者嘗有此祭者幾君

朕欲聞之朕又聞

郊祭曰祀

天宗祀於明堂曰祀

上帝夫

上帝即

天之主宰何為焉又古者祭

天地於圜丘方丘取冬夏二至以為陰陽之始又有合

祀之說不知皆起何時也卿其言之

伏讀

聖諭臣瞿然而驚作而歎曰我

皇上真聖人之資也郊禘之禮不明也久矣自昔章句

俗儒終身學之往往牽制於文義而不能曉今我

皇上聞言即悟渙然不逆於心纔一二言便了大義自

非聰明睿知超越古今曷克臻此誠千載之奇逢也
也更得博求二三名儒有實學者以備顧問朝夕
啓沃明乾坤易簡之理發聖賢心學之要述生民
困苦之狀陳帝王經世之略

聖心洞然開悟天下事可運之掌從頭整頓一番此真
大聖人作爲出於尋常萬萬者也臣不勝願望之至
禘固王者大祭然此乃守成之君推隆創業之祖
特制此禮在創業時却未有此禮可行故我

太祖止立親廟追帝

四世祖考所謂禮時爲大也古之行禘禮者唐虞不可

聞矣前三代夏商周也皆嘗行此禮而商周之禮
不可通於今後三代漢唐宋也漢未嘗行此禮惟
唐宋行之然不盡合於古以諸儒論議紛紛也

右答禘禮之問

虞書肆類于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其言
明而有徵孝經乃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分昊天與上帝而二之朱子
刊誤嘗辯其非

聖諭謂上帝即天之主宰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天人一
理上帝神明正如人身渾合中間一點靈處豈可

分而爲二也

右答祀天祀上帝之問

禮家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丘然考之周禮不合太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祀社稷初未嘗以皇地祇與昊天上帝並稱宋儒胡宏考定古禮謂先王祭天於郊祭后土於社而已人與造化一體臣每論學必推之造化論造化必反諸身驗之天地渾渾一氣正如吾人之身只有一箇主宰獨運豈有兩箇主宰並持故知分祭天地之說非也乃若天地合祭比諸夫婦同牢始

於王莽其言不經後世因而未改耳不特此也後世訓詁爲學始於漢儒科舉取士始於隋煬帝資格用人始於拓跋魏之崔亮君臣不相接始於秦二世之聽趙高皆非先王之舊也

右答天地分祭合祭之問

臣自少有志古禮嘗與同志講求今幸躬逢

聖明何忍默而不獻誠以天下事有緩急今四海困窮所在人相殘食此豈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時邪若欲潤色太平爲事則是以禮樂爲虛文矣我

皇上豈務虛文者臣愚惓惓惟願

皇上恢廓大度收用天下豪傑共圖太平是乃今日急務制度文物在所可緩况今學士大夫知禮者甚少知樂者絕少徒使

皇上勞心焦思誰與討論哉宜勅下禮部博求能通禮樂者薦之來京使之考求先王遺法以備他日任使仰惟

皇上欽明仁孝固性之於天但

聖體清癯臣縷縷血誠竊以為今日第一義莫大於保護

聖躬焉耳

皇上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故於不急之章奏無益之文義亦或留神恐非養德養身之道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敢稽首以獻

御札

昨卿以為奏所以因盡忠愛云朕思慮太多勵精太急或於無益文義亦不免留神夫此等之為委的何益但朕不能自知所圖之宜卿當就是三者明白實指庶朕有所知改勿憚疑可也

臣聞詩書稱堯舜禹湯之盛惟在乎好問好察舍

已從人聞善則拜改過不吝茲承

聖諭仰見我

皇上胸中廓然無我渴於聞善勇於改過真堯舜禹湯
之用心也臣不勝欣躍慶幸之至謹條析以對

一臣疑我

皇上思慮太多者竊窺

聖容血頰不華於色心脾二經受病爲多蓋思慮最傷
心脾也甚則飲食少進舌不知味睡臥不寧血不
歸經非保合太和之道也然思慮多亦有二病其
一苦心太過終日汲汲強思其所不當思此一病

生於好勝人其一游心不定終日營營雖思而
自不知其所思此一病生於不立已書云思曰
睿睿作聖帝王心學全在於思今乃反爲心害
者蓋天下之事有萬其多茫然致思不知從何
處下手故孟子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而必
曰先立乎其大者蓋天下萬事其主宰全在心
此是箇根本歸一處此心有箇主宰則當思而
思不當思而不思便有箇綱領可挈思此一事
更勿以他事參之便有箇端緒可尋此乃乾以
易知之理千聖相傳心法也臣敢稽首以獻

一臣謂我

皇上勵精太急者今天下萬事不理其大勢如人之身四肢百骸筋脉皆緩弛而不舉此其致病必有本因救病當有漸次若不詳察而一旦遽求速效就一肢一節上整頓便欲如無病人非徒無益必且大傷元氣故書稱明作有功必曰惇大成裕易稱用馮河必曰包荒願我

皇上恢弘聖度包羅天下於胸中講求得一箇規模次第將天下運量得轉親接群臣日倡率之使各脩舉其職則可以恭己無爲而待物之自爲矣虞書

有云臨下以簡御衆以寬此帝王之德與天同度者也臣敢稽首爲

今日獻

一臣謂我

皇上於無益文義亦或畱神者人心本靈人性元善只因有所蒙蔽聖賢爲之指示出來字字句句都是說我自家身上道理自聖學之不傳有等腐儒不知切已體驗反沒溺於文義間或尋摘章句將聖賢言語解釋一番是謂訓詁之學或掇拾話言將聖賢言語綴輯一番是謂辭章之學臣一言以蔽

之曰此皆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

皇上日御經筵而講官所說多是纏繞文義其於帝王經世之大用聖賢立教之宗旨罕所發明

皇上時或親洒宸翰恐亦未免有意於文辭其於帝王經天緯地之文殆未可同日語也臣嘗自歎又復自慶曰聖王之不作二千餘年矣今我

皇上天挺英哲卓然古聖王之資惜乎群臣未有以古聖王之學啓沃我

皇上者臣蒙厚恩嘗竊私恨雖然自古未聞借才異代以四海之廣豈無一二人潛心聖賢之實學可以

啓沃

上心者乎但患求之之道不至耳伏乞

聖明留意臣不勝欣願之至

蘇州府知府太

原王道行校刻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二

2

天



2